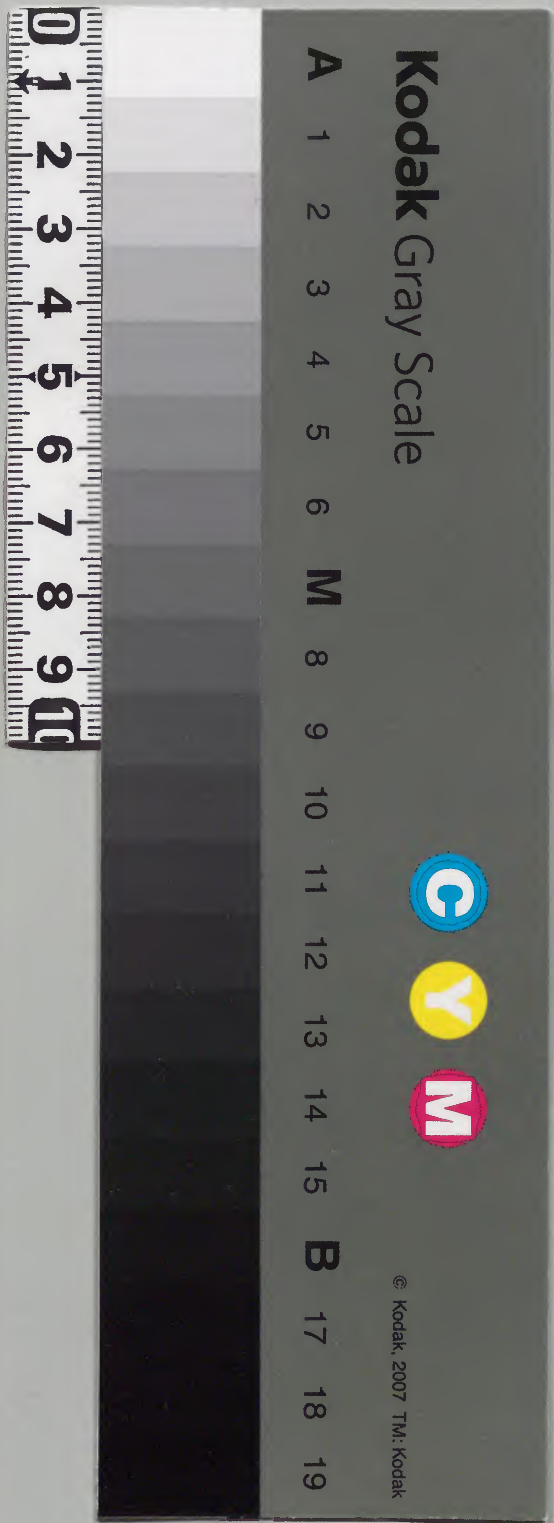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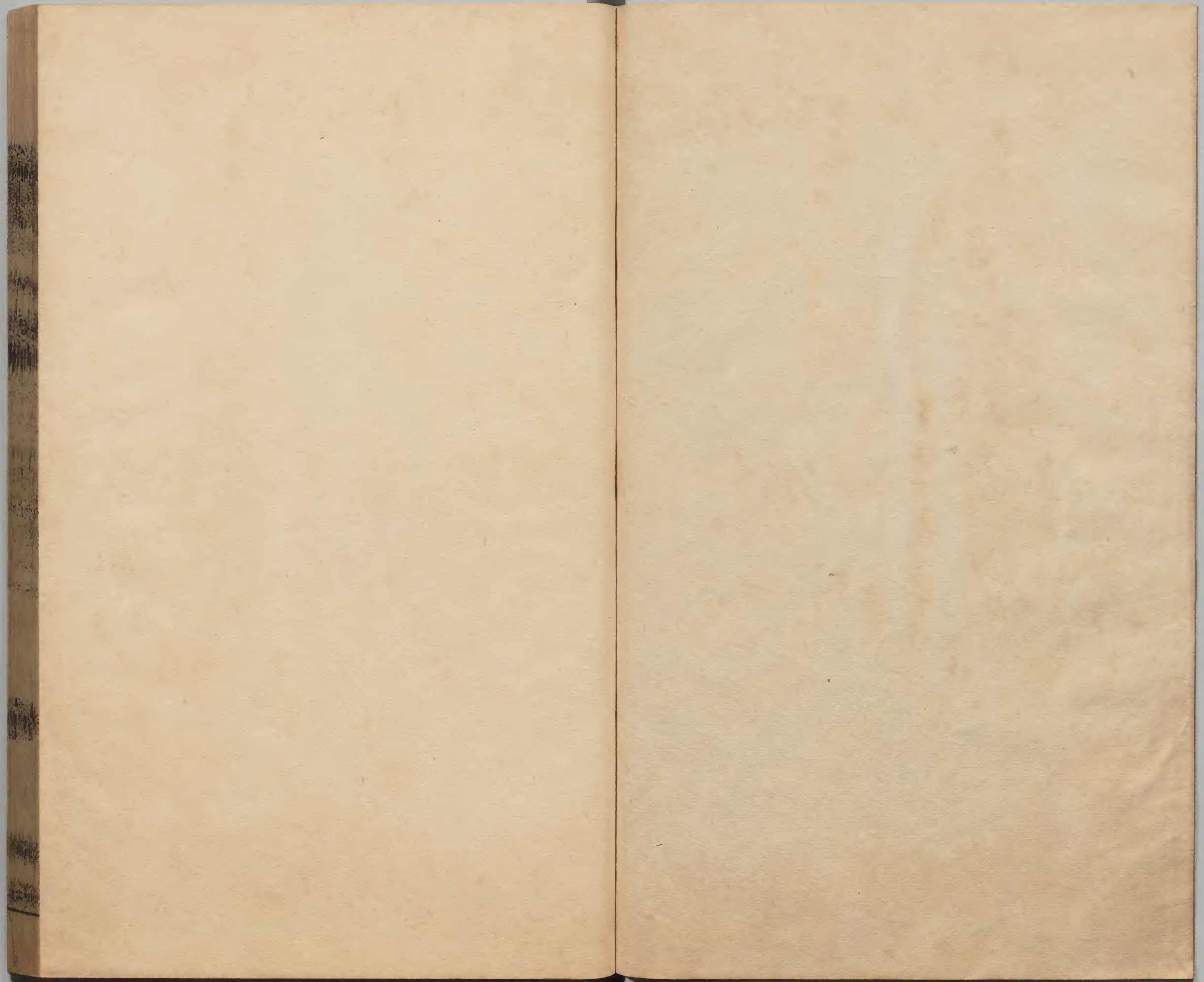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91)
函號	別 6 1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二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 凡三年 盡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

戊申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 六年 金天會 春正月金人陷

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歿之京西州郡 皆陷

粘沒喝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銀朮可急 攻之致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

劉汲趙伯
振孫嘿郭
贊死節

登陴。敵至皆歿。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歿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穎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知穎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而歿。

發明 忘其身者事君之忠。黃氏餘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

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致虛既知。鄧州則君命之託。不為不重。民社之寄。不為不專。金虜臨城。弗克守而乃逃。奔何以謂之大丈夫乎。故書出奔而不言其地。所以言其出走茫然無知也。劉汲分兵固守。登陴死戰。城陷

而斃。志可尚已。故特具官而以全節予之。然則劉范之忠邪。分矣。綱目之予奪嚴矣。垂戒深矣。

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

好以暇

好以整

閻中立死
節

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

續編
宋高宗建炎二年

張撝死節

丹心貫日
誰不感動

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歿。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廣義

分注載宗澤對客圍碁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然澤之器局功業無愧于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雪懷愆之耻一則不能復徽欽之讐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君道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讒佞踈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所以終于東而宋之所以終于南也。

金人破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歿之

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

唐重等八人死節

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迥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俱死。

發明 夷狄亂華天下極否唐重書生能死於所事其視當時擇利叛王者則有間矣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也

東平軍較孔彥舟作亂渡淮寇黃州

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

金人陷青濰州

訛里朶使闍毋攻濰州知州韓浩率眾死守城陷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浩琦之孫也

韓浩朱廷

王淵招張遇降之

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發明 朱子曰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是時所在盜起汪黃匿不以聞是欺其君也成章闖人尚能忠君愛國上疏極諫怒而竄黜謂之何哉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高宗值草昧之秋

內侍亦知二賊之奸而高宗不悟昏迷極矣

正憂勤之日，何故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乎？然則闒人猶知惡惡，當時宋廷諸臣何為阿諛苟容而不急救正者耶？故竄成章而以無罪例書，不予其以無罪而竄之也。若以闒人之故而遂昧其書法之公，烏足謂之綱目哉？

廣義 觀成章此舉，其與童貫、梁師成豈可同日語哉？綱目不表而出之，其亦等於闒寺矣。語曰：不以人廢言，此可見書法之公也。

以劉豫知濟南府

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愨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

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發明

劉豫奸邪，非可用者。茲因人薦起知濟南，觀其易郡之心，則其不忠可見矣。他日竊據中原，貽禍宋室，尚誰咎哉？書之所以志宋失濟南之漸。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楊進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

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金人陷淮寧，知府向子韶歿之。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諡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呂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向子韶死節

發明

歿節必書，勸徇國也。子韶之守淮寧，悉力固禦，及其城陷，奮罵不屈，殆與唐之張巡許遠同符。而合轍者矣。向非君臣之義，暴白於胸中者，臨難詎無苟免之失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褒忠臣表節義而為萬世臣子不忠之戒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奉信王

榛以總制諸砦

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間風響應。

金人寇熙河都監劉惟輔逆擊于新店，破之隴

右都護張嚴追戰五里坡敗歿

婁室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隆
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惟輔
以精騎二千入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
慮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胸墮
馬歿虜為奪氣深更檄張嚴往追之嚴追婁
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
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
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

張嚴戰死

發明

逆者因來而拒之之謂追者已去而
躡之之詞曰逆擊曰破之所以予惟
輔也然張嚴拒虜而死其忠可尚表表在
人無可疑者曷為不書死之而書敗死蓋

行師之道當慮萬全以順則吉從逆則凶
故易曰師左次無咎張嚴嗜功輕進陷虜
計中而歿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何益之有
是時金革彌興斯民塗炭天下之生靈能
幾何哉嚴不審利害輕進取禍而使三軍
肝腦塗地是不知左次之義功既無成身
亦難保豈不深可惜耶故不以全節予之
貶而與邀功生事者同例其責備之意蓋
可見矣

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進復之詔以進

為京西北路安撫使

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屯河陽以待之翟進得以其衆復西京粘沒喝道聞嚴歿遂自平陸渡河歸雲中

知中山府陳遘為其下所殺金人遂陷中山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刃入府害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殺摔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遘尸曰忠臣也歛而葬之

陳遘以死守中山

發明

遂者繼事之詞上書陳遘被殺下書金陷中山則是中山猶足拒虜未能遽陷因遘歿然後陷之也則遘之徇義為何如哉特書其下殺者既嘉陳遘忠於所事之美復著宋人不能救援之失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夏四月金兀朮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

兀朮率衆來攻西京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乃收餘兵南歸兀朮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衆復至芥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兀朮等聞粘沒喝渡河亦留兵戍河陽非還

金婁室寇涇原經略使曲端使吳玠擊之婁室

敗走同華

婁室既破張巖勢益張引兵寇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于青溪嶺士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

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

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發明

是時中國之氣稍稍振起故翟進有西京之捷吳玠有涇原之捷李彥仙有陝州之捷綱目備書于冊皆所以喜而予之之詞也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

李綱竄陳東歐陽澈誅龜山義不容留矣學

此用賊法

師不果

時宗澤招撫群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

發明

書下詔還京師喜之也書不果惜之也李氏綱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宗澤還京之疏不知幾上帝皆不聽誠何心哉是時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陵寢為賊所據寧忍棄京師而南幸乎機不可失時難再得進尺則得寸退寸則失尺高宗怯懦無為因循苟且忘國大讐而不恤偏信大姦而不知寧失中原以資黠虜而其作江南之龜茲豈不深可怪哉豈不深可歎哉若高宗者誠可謂寄生之君耳吁

許景衡罷

賢

道監綱目

宋高宗建炎二年

續編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聞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暍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廣義

嗚呼！景衡，賢人君子也。時南幸之議成於黃、汪二姦之怯懦，於景衡何預焉？今也二姦一見高宗，允澤之請遂嫁禍於景衡，而在已若不與者，然噫！二姦將以欺人，適以欺天，吾誰欺欺？嗚呼！君子於二姦，乎何誅！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

祈請使虛中降金

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金時金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曰：奉命非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發明

虛中降金、不書其叛、亦有說乎。夫以天子君臨四海、富有萬方、不思自強、以復讐却乃祈請於醜虜、則是使之者固有罪、非獨爲使者之有罪也。故直書降金、而不曰叛。所以恕虛中而罪高宗也。雖然、虛中將命至金、忘君臣虜豈無罪歟。彼以衣冠之士陷於左衽之鄉、謂之行已有耻、不可也。偷生以事二姓、謂之不辱君命、不可也。

可也。嗚呼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若虛中者、忍耻苟榮、與禽獸奚擇哉。故一旦盡削其資政殿大學士之官、而足以著其叛逆之罪云爾。此固書法之深意。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

屯滑州。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

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瀆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

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

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拒。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

發明

婁室一虜酋也，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宋之守將畧無牽制邀擊之謀，迄使

虜人出入自如恣其剽掠陷其城邑是果誰之咎哉考之分注王庶欲謀襲取勝而為王似席貢所沮欲限河自守又為曲端似貢所抑然則宋人坐失機會者由諸將不協之所致也綱目特書則不其深罪當時之意可見矣

張慤卒

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為都統制

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虜挫銳於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亮不從

秀州軍亂御營統制張俊討平之

秀州軍較徐明等作亂囚守臣朱芾命張俊討之俊擒明送行在秀前守臣趙叔近與王淵有宿憾俊故淵之部曲希淵旨誣叔近以同叛殺之

京畿淮甸蝗

發明

識者不以天占時而以時占天夷狄跳梁盜賊充斥生民之憔悴益甚天下之水火益深京畿淮甸根本之地而蝗生焉其病甚矣值衰亂之世民無定主而救災卹患之政漠然無聞惜哉雖然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徽宗享盈成之業存侈大之心欺天虐民長傲縱欲只圖長享太平不料禍出轂下舉族北轅社稷分崩貽禍至今而不息是以人君當謹之於微云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賢

宗澤純忠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藏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

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發明

宗澤忠君愛國之心，堅如鐵石，至死不渝，屹然為東京之保障，則其心宋誠矣。嘉謀不遂，發憤而卒，可哀也已。故特具官以予之，杜充酷而無謀，使之代為留守，由是豪傑離心，降盜復叛，遂致東京不守。充為降虜，尚誰咎哉？故特書以杜充代者，不惟譏當時之失策，抑亦見東京之陷，實基於此。

發明

嗟乎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乎？但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是以道行當時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愧。若宗公之輔高宗，則不然耳。時則君闇於上，臣佞於下，故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也。使其得君如先主，則羣雄聽命，巨姦受戮，金虜雖黠，蓋有不足矜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于孔明哉？惜乎賫志以歿，徒起後人之嘆噫，九原可作，當磔黃汪二姦以謝天下。

八月作御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尚存，于是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

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
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
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
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
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
襍被而行竟歿道中聞者寃之伸學于程頤
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
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
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發明 馬伸之貶初無過也特因上疏論汪
黃之奸乃善言耳善言違之不善言

胸中無利害得失念

學

從之果何謂耶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嗚呼小人同而不和
其慮深矣嘉謀不行邪說暴作遂使正人
貶黜客歿于途詎不可惜哉高宗親履艱
難殷鑒不遠而乃棄正人信壬士其處徽
宗之時則其不為徽宗蓋亦鮮矣是以人
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而以親賢遠佞為
先天下庶可得而平治也

廣義 嘗謂自古國家之敗亡者每出于姦
邪之陷忠良而人主迷而不悟也且

以有宋言之神宗不悟王安石之姦是以
滿朝君子一網打盡而禍以胚胎于此時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宋高宗建炎二年 續編

矣。未幾大蔡小蔡大惇小惇之徒踵而行之。釀成徽欽之禍。卒莫之救。而至于宗社滅亡。生靈塗炭。后妃受辱。舉族淪于夷狄。而高宗幾不能保厥躬。其徵驗亦豈遠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况繼世而與耳目之所逮者乎。為高宗者一得馬伸之疏。即當惕然警悟。改弦易轍。辨其孰為君子而親之。孰為小人而遠之。卻巡幸之計。壯恢復之謀。使忠良協心。姦邪失勢。則大事不去。而大讐可復矣。柰何馬伸朝進忠言。暮承貶詔。卒致忠良解體。姦佞肆兇。其昏庸亦幾于徽欽矣。噫。宋室不競。皆其君之自取。而用人乎哉。

以趙子砥知台州

子砥至燕。山道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切當之言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

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宋高宗建炎二年

續編

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

侯徙之韓州

是時即主和議為南宋禍根

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封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司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發明

吳乞買特以僭國例待之者宋氏不謹華戎之辨耳為降虜且又與之共功故成之為僭國所以予金而罪宋也然斥名而書廢者乞買故夷狄之酋長且不

使外夷得以加中國也嗚呼夷狄之禍至此極矣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薄蝕斯固古今之大變而非可以常事論者正以嚴夷夏之分謹內外之防扶三綱立人極為萬世之戒也人君觀此其亦防微杜漸不見是圖謹於禮以處國勤於政以御宇務明其德而天下歸無怠無荒而四夷王必使大明既升而燭火自熄中國既治而外患自弭則亦庶乎其可也

廣義

嗚呼中國天子辱於夷狄則是天翻地覆首足倒懸之極也然綱目於金主斥其名於徽欽尊為帝者何蓋斥其名者賤夷狄也尊為帝者貴中國也雖然其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二
號徽欽父子
不亦宜乎

九月郭三益卒○金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榛于

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

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譏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粘沒喝共備之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于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

楊進復叛寇汝洛翟進戰歿

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

翟進以戰而死

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害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發明 翟進忘身徇國死得其所何不以全節之例予之原情也兵家之勝不可

不知孫子曰故能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實而備之強

而避之斯無歎矣翟進恃勝不虞為賊所害則與邀功生事者無異故特貶而書曰

戰死所以深著不滿之意也為將者不知兵家之勝哉

發明 臣聞良將用人猶良醫之用藥也是故烏頭葶藶毒物也一遇良醫皆其

佐使而能愈人之疾否則芝苓參朮亦可殺人觀夫楊進當宗澤留守東京之初舉

三十萬之眾來降澤能用之進則俯首聽命甘心從役今也宗澤既沒杜充繼之充

也不能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悉反澤政由是豪傑解體致進叛心復萌不肯為國破

敵反肆操戈之心豈不猶烏頭葶藶之遇夫醫師之良與不良者哉是知進之復叛

者進固有罪也亦充不能守澤之政故也

知濮州楊粹中襲破金粘沒喝軍十一月金人

陷濮州粹中死之

皇監綱目 卷十二 宋高宗建炎二年 續編

楊粹中死節

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發明

粹中是舉亦可謂邀功生事乎曰非也夷狄亂華王室削弱苟有志於攘夷狄安中國乃綱目之所必予况虜軍臨城者乎粹中守君臣之義奮不顧身城陷被執不屈而歿何其壯哉故綱目特筆起義而以全節予之所以為萬世臣子徇國之勸也

金婁室陷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

襄樂不進

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謀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水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絃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于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徃援知興元府王燮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燮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

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瓌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瓌已去，追之不及。

發明

凡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襄樂不進，譏之也。是時虜寇延安，危迫既甚，曲端屢奉王庶之檄，便當端往救之。一以解延安之倒懸，一以舒君父之震恐，可也。夫何統率精兵次于襄樂，而遷延怠慢之心著矣！人臣無將，將而必誅。端之兵足以破賊，端之勇足以拒賊，而逗撓如此，謂

之何哉！故特書次于襄樂不進，所以罪不急君也。

廣義

嗚呼！帥臣之志，孰不欲為國破敵以樹功名哉！然未有離心離德而能成之者也。使王庶曲端不二其心，如率然在山首尾相顧，則蒲察婁室必成擒矣。豈曰救之云乎哉！惟其心之不一，所以獲喪師失地之罪，而遂金人之謀耳。書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又曰：「爾尚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惜乎王庶曲端不足以知此。

金始撰國史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宋高宗建炎二年

三

續編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女真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採摭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野與耶律迪越掌之。

金兀木陷開德府相州。○以魏行可假禮部侍

郎使金軍。

行可應募使金軍，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行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竟卒于金。

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

發明

自古祖宗創業，孰不望其子孫有以守成之也。高宗不能興復祖宗之業，而復還舊都播遷至此，其有負于祖宗也多矣。今而不能朝享祖宗于太廟陵寢，而廟享于僧寺，使宋之祖宗有靈，必不受此辱已之享。噫，高宗縱不愧于祖宗，寧不愧于是寺之僧也耶。

○郊大赦

發明

事有緩急，時有治亂，二者失其序，則顛倒而錯謬矣。粵自宋室不綱，女真雲擾，四五年間，日益猖熾，求之宋人制禦，自詔韓世忠、宗澤備金之外，他未之聞。其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間攻陷州郡，幾半天下。至是陷濮州，陷延安，陷開德，陷相州。如入無人之境。當時天下不聞有勤王之師，朝廷不聞有破虜之功。徒見宰相壅蔽，天子依違而已。夫以黠虜橫行如此，而宋之君臣了無一策。惟聞以魏行可使金朝，享祖宗神主，郊大赦，嗚呼陋哉！若高宗者，是誠急而行緩，亂而治者也。綱目備書于冊，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先。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室之子。

發明 所貴乎中國士大夫者，以其有禮義廉耻四事而已。四事既亡，則寇裳而禽犢，何以齒於人乎？金虜之寇晉寧，徽言悉力固守，遂約可求併兵禦敵。苟有人心者，則必同謀協力，以獎王室。此固職分之宜也。夫何因其執子相率降金，則禮義廉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耻爲之掃地矣故直書
叛降以著其不赦之罪

吳玠襲史斌斬之

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撻懶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撻懶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發明

按分注撻懶圍濟南劉豫有破敵之功及啗以利率衆降金至綱目盡削其事直書劉豫叛降金者以見濟南之力猶足拒虜而劉豫自降之也然劉豫既有專城之寄又反降讎而背君父他日僭立非次妄干位號則其罪不可得而逃矣此綱目所以書其叛降以正其反逆之誅也

金訛里朶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

訛里朶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非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

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發明

郭永職任提刑非守臣比然且率兵固守力竭而亡當時張益謙裴億之徒偷生降虜其罪可勝誅哉觀其罵虜之言則君臣之義明夷夏之分定矣特書處之予全節也

廣義

張益謙裴億不能處封疆而郭永處之是二人之生不如一永之死孟子

曰則凡可以得生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益謙與億是也至若舍生取義而能盡臣節者永獨有焉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蜂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四州委之郡守言

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發明

宰相之職經體贊元所繫甚重苟徒尸位而無經綸之策何以謂之宰相

乎高宗以黃潛善汪伯彥為丞相而以顏岐朱勝非為參政可謂物以羣分者矣嗚

呼高宗以汪黃為能而相之何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宐鑑如酌孔取然而

汪黃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故特書以深貶之任相如此則時

事豈不可知哉吁

廣義

分注備載黃汪二賊蒙蔽高宗而高宗恬不知省徒使百世之下令人不

平然而高宗之不見辱于金虜者特幸也使其如父若兄則將有昏伯之封矣大易豐之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無其人三歲不覿凶高宗之謂也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齋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

教習河朔兵民

己酉三年天會七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

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人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克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發明 凡書致仕予知止也然天下未寧夷狄未息正用人之時何以致仕蓋必有其說焉王彥力陳恢復之議見忤汪黃稱疾致仕則抑鬱不自伸之意可見矣詩

曰雨雪濼濼見睨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高宗偏信讒言不肯貶下而遺棄之徒以忠言為佞佞言為忠中興之業烏能成乎然則小人之禍烈矣君子之道消矣綱目具官而書致仕所以重予王彥而深罪當時也夫豈於兵亂倥傯之日武臣致仕尚可以追其責哉

廣義 偉哉王彥之見幾明決也然豈不知黃汪二姦之不欲北伐哉特以勢在二姦不得不與言之耳假使不與之言而陳於高宗始見高宗之志亦二姦之志焉上下同心亦不能必其俞允也夫王彥不言而行北伐之舉不可也言之不允而行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之亦不可也二者無一而可則將若之何哉曰行吾之志而已故於其降詔免對之時即稱疾致仕其制行何其若是之勇哉豫之介石彥其有焉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盜張用王善復叛

寇淮寧

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歿之

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歿守者我也願殺我而

王復死節

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歿闔門百口皆被殺

發明

王復之死死於義也觀其謂虜之言則其盡忠不屈之心可見矣故特書

歿之所以不沒其節也

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沐陽兵潰金粘沒喝遂

入淮泗

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奔軍走鹽城衆遂潰張遇戰死粘沒喝入淮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宋高宗建炎三年

三

續編

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泗州、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

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鍰至江上軍

平日惡聞忠謹臨急惟辦一走中興之望絕矣

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鍰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楊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天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發明

光世受命拒金兵潰而死固其分也夫何偷生苟免棄眾走還豈事君之義乎故書走還罪怯也虜陷天長漸逼畿甸高宗未聞命將出師背城一戰但見天子單騎出走宰相猶聽浮屠謂之何哉故綱目於此書帝奔鎮江不以天王之禮予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二 宋高宗建炎三年 續編

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矣天王出居鄭春秋譏之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失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焉故特書奔鎮江所以深譏之也是舉君臣皆罪之爾

廣義

嗟夫黃汪二賊欺君誤國至於如此之極厥罪何可勝誅于時四面皆金

兵矣尚聽浮屠說法無異平日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二賊之謂歟向非鄜詢之報而急渡江則高宗亦成擒矣若使李綱不安置王彥不致任用馬伸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如是之士狼狽也噫然則高宗之東奔西逐者無乃

其自取乎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郡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

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

廣義

金陵帝王州也有石頭之固有長江之險故如吳如晉如宋如齊如梁如

陳莫不藉此以固王業然皆不能混一天下者非其地之罪也溺於苟安故也豈杭州黑子彈丸之比哉且杭州不過東南瀕海皆之一郡耳未聞有立國於此而能興復者時也高宗何獨取於此哉臣度其意非不欲留金陵也但慮金人之迫近止圖偷生免歿而已豈有他哉使金人乘勝取杭亦惟航海一策耳舍此何能為哉人謂宋高宗中興實未足以愜識者之論

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

屬

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金婁室陷晉寧軍徐徽言歿之

士氣

婁室破晉寧軍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

徐徽言等死節

忠壯

發明 徽言之守晉寧宜力既久城陷被執奮罵不降誠所謂威武不能屈其忠盛矣故特以全節予之也

帝至杭州赦

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盖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

倘此時悔悟復用李綱則宋事未可知也

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金人焚揚州而去

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通鑑綱目卷十二 宋高宗建炎三年 續編

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論者或未減其罪。
發明 詩云：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朱子曰：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諛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以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汪黃主和，誤國妬賢，欺主以致金之入寇，帝之播越，皆二人之罪也。豈非高宗好諛佞，而小人得以乘之乎？茲因人

論而免之，宜矣。故直書以罪，乃深貶之。

廣義

黃汪二賊之罪，雖磔于市，朝不足以謝天下，豈貶官之可厭於人情耶？高宗於李綱反，安置於二賊，則罷免顛倒是非，何以為訓？君子以恢復之事，望高宗，殆見其難矣。

以葉夢得張澂為尚書左右丞。○贈陳東歐陽澈官。

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發明 尹氏曰無甬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

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玄宗思張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告如著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前此東澈論黃潛善之誤國請高宗之北征帝不聽而復殺之今已三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故凡金人再寇雖起於彼其實皆汪黃醞釀以成之耳嘉其忠而不誅二賊高宗猶未為盡知東澈者也綱目於此特書贈官其所以予悔悟也為如何哉人主觀此其亦聽用忠謀於無事之日毋

徒思之於有事之後乎吁

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

張浚駐平江○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

院事

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州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制下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扈從統制苗
傳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
位于魏國公專請隆祐太后臨朝

苗傳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
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
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
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
觀潮供帳遮道傳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
至此猶敢爾邪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
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
樞府傳等疑其中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

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為殿
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脩
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
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
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履馳
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
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
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
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
帝登樓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
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
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
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
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宋高宗建炎三年 續編

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
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
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
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
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
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
與之傳卽於樓下腰斬履齶其肉梟首與淵
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藍珪于遠州帝諭
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
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
繼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
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
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
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

亦是快事

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
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
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
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
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金人
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
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
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
皇子爲帝后曰今疆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
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
加輕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
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
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
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卽坐上作

通鑑綱目卷十二 宋高宗建炎三年 續編

詔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
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即位太后垂簾決
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
宮是夕徙帝居之太赦改元明受以張洎兼
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
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眾隸諸軍又以
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傳
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
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
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
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
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
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傳等
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發明

二逆豎作亂而建置天子在其掌握
而羣臣無如之何則宋室慨慙不振
之勢可見矣又安能恢復舊物中
興天下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大抵人君所恃以為治者刑與賞而
已刑賞者治天下之具也非其心之
至公至明者烏能執其柄以懲勸天下之
人心哉何則刑賞出于天而不出于人者
也故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故曰爵人於朝與眾共
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謂之眾者公之所
在也公則天私則人矣君人者法天以政
養萬民者也烏可不以公而以私邪高宗
當國步艱難之秋不能立乎窮且益堅之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二
志動輒信讒而使刑賞大權每出於奸諛
閹寺之輩而國且不治况望其能恢復哉
今於苗傅劉正彥之亂其不至于魯昭高
貴鄉公者幸矣臣嘗推夫苗劉作亂之由
非其本心也乃不平之故也當夫金人追
高宗於揚州之日君臣上下若痴若騃黃
汪二賊方且聽浮屠說法視其君如路人
豈有一人有功之當賞者耶無非可刑者
耳故劉光世見高宗泣訴王淵管船不法
之罪則淵在所當刑者也夫何高宗溺於
閹宦之邪說反以淵簽書樞密院事當其
制下之日諸將即有不平之心豈特苗傅
正彥哉苗傅正彥特患愚戇故其未立見
耳善乎王鈞甫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

斯言得之矣觀夫苗傅對高宗之言句句
是實但在君父之前不應如此之悖直也
况其擅殺之罪將安逃乎綱目書作亂者
所以著其逆也非不學之驗乎曰然則苗
劉如此當何如哉曰其心能隱忍則乘時
以立功名不能則如王彥之角巾私第何
不可哉噫苗劉固激於刑賞之不公高宗
則昧於刑賞之至公也春秋責備賢者君
子奚可獨
罪苗劉哉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
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

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俊，俊以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俊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俊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請行，俊遣之。至杭

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俊至杭，俊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俊，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俊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中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俊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醉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俊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俊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

一時布置
俱細密

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迂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迂之，咨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膻之域。

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簽書院事。浚、願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遼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發明 苗劉作亂劫帝傳位天下之亂賊耳當時諸將擁強兵據大鎮無有與義兵以討賊為事者獨張浚願浩仗義勤王則其急君之心可見矣然綱目亦予其討者所以勸徇義之人且以正逆賊之罪也

盜邵青掠泗州

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剽劫楚泗間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

時京東諸郡多陷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訛里朶還屯濱

州粘沒喝歸至東平命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

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候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發明 凡書故將予義也蓋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也王復死於王事而趙立乃有興復之功綱目樂與人為善亦不以偏禪之故而不錄故特書王復故將趙

王復死節因趙立而顯

能 忌

立復徐州 以予之

夏四月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

夜遁頤浩浚入杭州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

壯甚 兵

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浚劉光世繼之翊眾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眾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條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

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浚路允迪盧益免

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帝曰浚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求幾復落職居張浚于衡州

發明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大臣值國家大變則必設謀措事削平內難必不得已死生以之可也勝非等值苗劉之亂依阿取容殊無可否誠宜罪者高宗復位而皆免之豈不得其宜哉故直書免者以明勝非等之可免也其旨嚴矣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

尚書右丞鄭穀簽書樞密院事

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

禁內侍干預朝政

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省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發明

上書禁內侍干預朝政。下書重正三省官名。皆所以予其革宿弊也。是亦過而能改者乎。表而出之。蓋亦不沒其善耳。

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

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

冊魏國公粵為皇太子○盜薛慶據高郵張浚

諭降之

張浚非願
浩所能知

慶據高郵有衆數萬浚恐其茲蔓請往招之
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
其衆或傳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
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嘆即日趣就職

金人陷鄜坊州

未幾又
陷鞏州

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

陟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
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

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備
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
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
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
張浚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
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江若海曰天
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
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
圖恢復必在
川陝浚大悅

發明

觀此則浚之得君可謂專矣君之任
浚可謂篤矣川陝京湖悉爲所轄以
之宣撫以之處置以之便宜黜陟而數郡
之權皆歸于浚耳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苟非浚之德望素有以暴白於天下者安能寵任之若是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既足以表張浚之才又足以著高宗之明也君臣之間兩無所大歎矣

廣義

大抵取天下之術道德為先形勝次之蓋道德本也形勝末也有其本而兼其末者得之必易而傳之者亦遠恃其末而遺其本者得之雖易而傳之者亦促三代以下得之易而傳之遠者西漢是也得之易而傳之促者嬴秦是也彼呂政以武人為大君恃關陝之固以一滅六然而仁義不施其於道德也何有故卒至於二

世而亡非其得之易而傳之促者乎若夫漢高據巴蜀之險而能養民致賢以興仁義之師是以不五載而滅西楚厥後因婁敬之說以都關中其亦有取夫形勝也故歷年四百有九傳世二十有四非其得之易而傳之遠者乎然人徒知取天下尚乎形勝殊不知形勝固可尚使無道德以為本則雖得之必失之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也張浚勸高宗幸川陝似乎計之得者也惜乎無一語道德以及之亦未為無失也浚於此時言聽計從之時也蓋亦告高宗曰今當國步艱難之秋不可以怯懦自處

通鑑綱目 卷十二
陛下當奮乾剛之勇先正其心以定恢復之計不為邪說所惑然後正其心以待人正其心以決事正其心以用賢正其心以去惡若然則邪正有所分而賢否有所別矣賢如李綱馬伸張所王彥者復之以爵位惡如潛善伯彥者加之以顯戮必使前後左右無非正人則邪佞無自入而大事可圖矣夫然後誓約同志奉駕以幸秦川則天下勤王之師必雲集響應而大讐可復也中興之業豈止於是而已哉不此之務而徒以形勝為言亦未為策之得者也噫以浚之賢而尚為棄本逐末之說况下於浚者哉

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遣徽猷閣待制洪

皓使金人拘之

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清州還燕山帝遣皓如金遣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劔士為皓跪請得流遍冷山

發明

節義者國家之綱維，士人之高行。在昔蘇武仗節單于，起敬趙咨正論，魏主尊崇，誠有如霜降水涸，涯涘乃見，疾風凜凜，勁草自若，而能挺身不變者，此尤可敬。洪皓使金，特立不懼，觀其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之語，至今讀之，令人毛竦。苟非以節義自守，等富貴如浮雲，視輕生如脫屣者，鮮不為其所恐動矣。所謂使人之道，係國勢之安危，詎不誠然乎哉！故綱目具其官，既足以表其不辱之義，曰拘之，尤足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標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京西安撫使翟興擊楊進殺之

楊進居鳴臯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歿，餘衆數萬悉潰去，河南平。

廣義 楊進降于宗澤者也夫既降之又復叛之則其罪又浮于未降之日矣其敗也豈不宐哉綱目書此其為叛逆者之戒深矣

天象

除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與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

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

未至耳。

發明

霖雨者陰逆之氣而亦怨憤之氣交并之所致也當時闕政固多不可枚舉而正人心闢邪說攘夷狄復讐耻此其大者觀趙鼎之一疏張守之六思詞嚴義正則足以救時之急務惜高宗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雖然帝能詔言闕政罷安石配享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心矣故亦特書以予之也

廣義

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已之失雖曰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宋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

蒙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遡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綱目書曰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罷右司諫袁植

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發明

尚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古之聖王未嘗不求言納諫為務袁植既居諫職理宜進言潛善厥罪滔天

何巧于護潛善諸人耶

法當誅殛帝以導朕殺人為言不亦誤乎
蓋刑以止邪有邪而不刑則是縱其邪而
不禁將不勝其邪矣上書詔即官以上言
闕政下書罷右司諫袁植則其求言而反
忌言不若不求之為愈
也故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

管者伯鯨方命圮族即見殺于大舜
攝位之初少正卯瀆亂厥政亦見誅

于孔子攝事之始高宗此時正當旌別淑
慝非大舜孔子時比然已之有咎固所當
責而咎在臣下亦所當懲若以高宗之言
為是則大舜孔子為暴而高宗為仁矣綱
目書罷左司諫者明袁植之不
當罷也其罪高宗之意深矣

金兀朮大舉入寇

粘沒喝訛里朶既還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
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遂陷磁單密州又
陷興仁府○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
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
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
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發明

金舉號狄之也斥名賤之也大舉惡
恃眾也入寇外而賊之也綱目所謹

者華夷之辨故書法如此然金人之屢入
寇者蓋由積勝之威而無挫衄故耳兀
朮率眾深入汚巖中華由是而渡江由是
而東下如入無人之境宋室之不競亦可

崔縱死節

哀也夷狄之猾夏亦已甚也
綱目之所書亦不得已也吁

秋七月太子專卒

謚元
懿

鄭穀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

院事○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

康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
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

劉子羽應
變之才

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
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
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
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
因招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
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
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
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
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
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
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
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
流嶺南瓊既誅
張浚乃發建康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二 宋高宗建炎三年

三

續編

發明

惡人不滅則正人之志不行小人未去則君子之道必沮范瓊嘗汚僞命跋扈無君天子畏其威羣臣避其勢罪惡浮矣典刑宐矣張浚將赴川陝密謀誅之分注尚以賜歿為文綱目變文直書伏誅所以正其悖逆之罪也蓋欲攘塞外之夷狄先清君側之惡人故綱目上書范瓊有罪伏誅而下書張浚發建康則浚之所忌者瓊瓊誅然後得行其志也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升杭州為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

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淮荆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康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數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

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盜郭仲威掠淮陽軍

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

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發明

本政一書深切時務宋不能用可勝惜哉宜乎為朱子之所甚愛也特書

于册深
予之耳

廣義 勲有經濟之才而不得見用於時
古稱君臣相遇之難不其諒哉

八月李邴罷以劉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陝

西節制使王庶罷

以王似
代之

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

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
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脩

字字令人
羞殺

武郎宋汝為使金師以請和致書于粘沒喝
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亾者不過守與奔
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
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
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
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又
命呂頤浩遺書
劉豫俾諭此意

發明 直書不答著金之強也蓋為國莫大
於自強苟能自強則政令一新臣民
推戴外侮不至四海肅清舊疆可復元惡
可殄古之人有行之者光武是也高宗即
位三年于茲國政不脩大讐未雪東奔西
走迄無寧居弗果有為甘於屈辱謂之何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哉使金之人肩摩踵接或拘於彼者有之
或降於彼者有之和議不成徒示削弱虜
不可測其意昭然與其委靡以不振曷若
奮發而有為茲復致書于金詞語卑辱金
人不答寧無愧乎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
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勿去是則可為
也不能以理自明而但左枝右梧何益於
事嗚呼若高宗者誠可謂無羞惡之心者
矣據事直書
其義自見

廣義

自古立國禦敵貴乎自強自強然後
可以求成可以請平一或不能自強
而勢在于彼則彼為重我為輕彼為主我
為客彼強我弱則彼勝我負也必矣欲求

成而成不可求欲請平而平不可請雖匍
匐叩頭無益也况致書乞憐哉向用李綱
張所王彥馬伸宗澤岳飛之謀將見欲成
欲平皆在於金而求之請之宋將不許焉
奈何高宗忠言不聽姦計是從以和議為
長策以退避為善謀南宋君臣謀國至此
可謂陽九之極矣是書也揭之于冊所以
見不惟無益於當時適足貽愧于千古

閏月以呂頤浩杜充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

章事○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
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

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脩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願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發明

直諫非人臣之利乃社稷之福甚矣諫之多端也犯顏逆鱗叩頭流血其名曰直宜也鄒浩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引裾折檻之人范公之所憂是直或議其

激也和容婉色微言婉辭其名曰諷可也李文靖以密啓為讒佞深切惡之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者雖趙公槩不免於譏是諷又疑其佞也胡寅一疏忠憤激烈至今誦之猶有生氣誠高宗之所宜聽者昔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高宗何聽德不聰而罪言者哉然則呂願浩亦不能逃其妨賢之責哉
廣義 高宗于是年六月霖雨詔即官以上言闕政且有詔以四失罪已亦可謂有志于恢復矣今者胡寅一書深切時病觀其大義其與肅宗即位靈武不殊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者深中高宗之膏盲也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非高宗

昧經邦之大畧乎其一曰罷和議以脩戰備非高宗昧戡難之遠圖乎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卽其綏人之德也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卽其馭臣之柄也凡寅之所言者無非因高宗之病而藥之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高宗於切直之言而拒之如此可謂距人于千里之外者也君臣義合不合則去孰肯與之言哉是知高宗向日罪已非罪已也實護已也非虛文而何君子於高宗惡乎取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

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瓌繇之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

帝如臨安

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天象

九月朔日食○金人陷南京

知府凌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佐與宋汝為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唐佐死節

詔周望守平江

謀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圖山福山望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

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命劉光世移屯江

州

杜充嚴急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降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

廣義

分注云恐震驚太后故也若以震驚太后為慮與之偕行可也使其至建康如洪州者此果何義哉

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金人囚之

邵至濰州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

生氣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宋高宗建炎三年

三

續編

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祚山砦。

發明 吳武安責虜以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之書。至今讀之。令人毛竦。李顯忠責

虜以汝本遠夷。遽墜大信之言。至今聞之。猶有生氣。此皆節義之昭著者。張邵使金。力辨不屈。金人囚之。其志可尚。其與洪皓之節前後而一轍也。苟非節義之浹洽。其能若是乎。故特書以深予之。雖然高宗不能自強以立國。而乃屈已以和戎。使忠臣義士拘陷窮荒。卒無所益。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惜哉。

金禁民漢服殺故知真定府李邈

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搃擊其口。猶吮血。嘔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謚曰忠壯。

發明 禁民漢服。則是變於夷者矣。殺者殺。無罪也。殺故知真定府李邈。予不忘

宋也。李邈被執。迄今三載。金人使知滄州。則邈不答。金人使易漢服。則邈不從。是蓋精忠之節。動搖山岳。剛大之氣。凌逼雲漢。豈他儉生者之可倫乎。或以不能速死為

李邈死節

嫌盖晋之程嬰公孫杵臼一存孤一死節一歿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忠臣李邈被執三年不屈而死又何嫌哉比而觀之義自見矣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

時兀朮分兵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遂如越州

郭仲威降于周望○李成掠淮北

成殺知泗州耿堅據其城舉兵擾淮北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攸及諸官屬

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于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于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

安民
趨開理財
以佐張浚
賢而能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發明

浚自受命宣撫川陝之任，間關跋履，左右高宗未幾，金人入寇。雖曰東南

無虞，然宋業未復，國讐未雪，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西駐，興元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其與書漢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同意，則其爲臣子徇國之勸，豈不切哉。

廣義

張浚志於興復，此舉得矣。惜其於建炎元年八月勒罷李綱而致車駕之東，幸適足以爲中興之累耳。書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浚亦不能無愧矣。

金人趨江西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

如虔州江西州軍多陷

兀术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遂攻陷黃州知州趙令晟不屈被殺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趨洪州滕康劉珪聞金兵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遂陷臨江軍洪撫袁三州亦陷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

趙令晟死節

滕康劉珪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陸行如虔州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鬪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眾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得安既而金人陷吉州還屠洪州

發明

遁者匹夫之行光世親率大軍受命拒虜弗克死守而乃逃奔以中國大夫而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賤乎故書引兵遁所以著其力足以拒敵而光世不之拒爾蓋義者必急其君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綱目特書曰遁所以著其苟免而不知命之罪焉豈有身為大將親擁強兵而逃遁者尚可遁其誅責哉

廣義 光世小器也何其志易滿而慾易縱邪跡其南渡以來其建立事功亦不多見抑嘗考其作人矣當徽宗時其父劉延慶與郭藥師嘗禦遼之蕭幹矣藥師謂延慶曰請令公子三將軍為後繼觀此則知光世之虛譽素隆矣當時光世既銜父命而援藥師即當奮不顧身夫何逾約逗撓不進藥師失援而敗其為人蓋可知矣其後當高宗之在揚州也金人入天長光世亦不能守禦以致喪師潰軍帝南渡江光世之罪多矣雖其追苗傅捕正彥皆韓世忠之功也光世何有焉且光世之守江州高宗以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使光世以屏蔽之光世則當思曰君父命我守茲

土者正欲藩衛母后也使或失守罪將曷歸故當憂勤惕厲以此介心可也豈置酒高會之時乎昔者漢高得秦因志滿慾縱日置酒高會天下幾非漢有賴張良樊噲諸公得成帝業此亦漢高從諫之美也今也金兵南渡三日而光世亦不知之及其薄城遂引兵趨南康而付江州於敵人厥罪可勝誅耶吁光世避敵失守而高宗不能以軍法從事其所謂馭臣之柄果安在哉禮曰志不可滿慾不可縱光世何以知之

盜劉忠陷舒州

孫知微死節

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州轉入湖南還陷舒州通判州事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鬻而食之。

帝如浙西未至復如越州

帝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堰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眾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

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

立忠勇義備

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發明

春秋之法凡書救未有不善者然於救之中又有不得而槩論焉救在王

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是時虜寇滔天宋室危如累卵四方藩鎮擁兵自固未聞有勤王之舉趙立遠在徐州乃能將兵勤王大敗金人綱目據事書之近地諸鎮

得無愧乎美在遠者則責在近者此固書法之深意也吁

加周望同知樞密院事

仍守平江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

計無出此

廣義

觀分注載趙中丞之言則知古之善取天下者不過如此豈直與復而已哉然高宗當屯難之時而不能用此剛明之臣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

歿之。

時江浙倚重於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為軍王善迎降遂由

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瓌以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稅、邦光率官屬。迎金帥拜兀朮于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人。乂之乃得仕。

發明

上書杜充叛降金已正。杜充叛國之罪。下書通判楊邦乂死之。是予其死

楊邦乂死節

節之實其旨明矣。夫杜充叛君事讐邦乂。審於大義守死不屈。觀其所以血書衣裾之語。可謂詞旨甚白。故綱目書而予之。亦所以為知義守節者之勸也。

廣義

杜充殘忍薄幸人也。宗澤既沒。悉反其政。專事苛刻。又乏備禦之才。高宗

不察。復以其守建康要地。及至金師一臨。杜門縮首。而射利出降。此誠國之巨盜。豈可屬以大事邪。然觀楊邦乂之死。節至今猶有生意。綱目大書曰：「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則足以見誅杜充於千載之下。而顯邦乂于萬古也。綱目賞罰之公。於此見矣。

船海之策
進而中原
無恢復之
望願浩南
宋之罪人
也

帝奔明州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發明

自金虜再擾綱目書帝如臨安如浙西如越州至是金虜之兵漸逼乃書帝奔明州何哉金虜之寇不烈於前時明州之幸不急於鎮江而書法不同如此者高宗播越不能任人拒虜諸將有功畧無慰勞撫恤之意乃聽汪黃之言咫尺侵疆

不復尺寸而惟事逃奔遂使虜人猖獗大舉入寇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高宗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且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高宗又烏足與論大勇哉

廣義

高宗狼狽如明者失於用杜充也使充得人而一聽岳飛之諫則兀术何自而入建康哉噫高宗用人之失而事勢卒不可為者有如是夫然則有天下者知人之學不可以不講

盜桑仲據襄陽

初張浚承制以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有

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十二月金兀朮陷臨

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兀朮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

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唐縣令朱蹕死之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澤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俟金使又謂張浚曰若能許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即官以下多從衛越四日帝舟次昌國縣

發明

是年之秋詔韓世忠等分屯江東以備金則是朝廷付以拒虜之任也既而世忠為浙西制置威望大振則是世忠有殄虜之勢也夫何亟棄鎮江退守江陰

不欲非向一敵遂至歛兵自避金虜長驅使世忠尚能悔悟勉勵奮發猶或庶幾今乃縱虜深入畧無牽制邀擊之謀迄使兩浙覆沒乘輿播越是果誰之罪哉綱目書詔世忠備金於前書兀术陷臨安於後則世忠辱命退怯之罪為如何哉使江中之戰不勝世忠亦不能免誤國之誅也

廣義

嗚呼航海之阨固高宗失于用杜充之守建康也然觀分注載呂頤浩之知言則知其為姦邪也必矣豈宜在帝左右以下去就哉其欲從官各從便去者抑不知其置君父於何地也其意不過欲為杜充之所為耳其惡可勝言哉向以苗劉之

亂而會師勤王張浚以其素有威望能斷大事抑不知其事之大者孰有大於天子航海乎噫向也勤王是一願浩也今也欺君又一願浩也若願浩者乘時射利之小人也尚何威望能斷大事之可日哉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武穆兵律 兵 勇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二 宋高宗建炎三年 續編

廣義 岳武穆者雖古之孫吳韓鄧不是過也向使杜充一聽其諫則高宗必無

明州之奔而兀朮且將授首矣嗚呼雄哉

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

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

戰于高橋敗之。

兵 阿里蒲盧渾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温州知府李鄴降蒲盧渾遂濟曹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殊歿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

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砦計事俊使小較往金人與語欲入越

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

發明 自胡羯深入攻畧自如莫敢撻其鋒者今而江淮統制岳飛敗之手廣德

楊沂中敗之于高橋則二將攘狄勤王之心可見矣備書于冊深予之也

庚四年 金天會八年 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

襲帝于海帝走温州

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俊

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

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兀朮。兀朮遣兵與阿里蒲盧渾復攻明州。張俊懼，帥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金師入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乘勝破昌國縣。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却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温州，泊于港口。

金婁室陷陝州知府李彥仙歿之

彥仙在陝，蒐軍實，增埤濬隍，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陷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歿。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

李彥仙死節

發明 彥仙之守陝州，蒐軍實，脩戰備，不少遲緩。雖郡兵寡弱，亦不暇顧。是以綱目特表而出之。未幾受圍危急，金誘百端，悉斬其使，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志

在狗國有殞無貳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忠臣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矣

廣義 自古媚嫉之人豈惟不能成功亦足以殺其軀焉耳當婁室之攻陝也使

曲端不嫉彥仙而出兵援之則婁室奚翅不能取陝哉就擒未可知也然則曲端他日見殺於張浚其禍實昉于此可不戒哉

滕康劉珪免

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故也

金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發明 夷狄拜官未嘗書此何以書錄其賢也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乃金

之賢相耳故特進而予之

二月河北盜酈瓊降于劉光世

瓊相州人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眾勤王行收兵比渡淮有眾萬餘至和州為金當海所敗遂率眾降于光世詔以為楚州安撫

臣服夷狄何得賢之所以書者正惡其有才而不效于中國耳

使

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屠潭

州

金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暎劉价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金兀朮引兵北還

兀朮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鼎州人鍾相作亂陷澧州

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嘗以左道惑眾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

周望棄軍走太湖金人大掠平江

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兀朮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得

通鑑綱目 卷十二
脫者十之一二、兀木
遂入常州鎮江府

發明

直書弃軍罪辱君命也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也大掠賊之也周望奉

詔留守復擁精兵又非弱固不可以敵強之比而乃弃軍逃遁縱虜大掠其罪可勝誅乎書曰棄軍走所以著其效匹夫之行偷生苟免而不知命之罪也人臣觀此庶

知愧矣

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

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于虔州

孔彥舟獲鍾相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

于龍陽○盜戚方陷廣德軍

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眾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方縱兵陷廣德軍

夏四月張俊引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金人

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敗績端走還涇

胡唐老以不從賊死

原

金婁室既陷陝遂長驅入關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而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罵之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發明

凡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也是時虜入潼關端使玠拒宐也及其大戰彭原師徒撓敗端當協力破虜共收成功是亦職分之當為耳夫何遷延邠州擁兵自固因玠敗績退屯涇原畧無濟弱扶傾之意則端之罪可勝誅哉考之分注猶以

退屯涇原為文綱目變文直書走還所以著其效匹夫之行深貶之也

帝還越州

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宐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温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

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江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術師還擊之及兀術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術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術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術之婿龍虎大王兀術懼請盡

兵

梁氏能兵

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術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術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術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術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捷懶自濰州遣李堇太一引兵來援兀術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縷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縷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

微世忠江
上之捷則
兀術橫行
江南南宋
之祚豈能
一日延哉

日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術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術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術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術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術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術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渡江矣。

發明

江中之勝世忠以八千人破兀術十萬之衆。相拒四十八日向使天或祚宋而閩之鄙夫不獻焚舟之策。則女真之全軍必沒而華夏之丕風庶幾少振矣。世忠甫敗兀術濟江而虜得以長驅北歸。此固夷夏之大幾也。然金酋自是喪膽不敢復渡。長江世忠之功。顧不偉哉。雖然。宋以八千之兵能破十萬之虜。苟或合諸將之兵。併力而北。則中興之業。易於反掌。宋人不能奮義理之勇。諸鎮不能脩連帥之職。夷狄初退。視爲苟安。不得播赦文於陝之蒲。解恐怒金人不得屯戍。卒於河之東西。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恐妨和議而但今年增歲幣明年貢方物以國之大讐置於度外以金之侮慢委於固然兵衰將老坐失事機高宗不能奮之於前孝宗不能振之於後不過易君臣之稱為叔姪之號上下相安恬不知耻殊不知國之所損亦多矣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始焉喜之終焉惜之也

廣義

嗚呼世豈可以一時之成敗利鈍論人物哉惟當要諸久可也然以一時成敗利鈍論之雖傭人販夫皆可得而言矣惡在其為品藻邪若論其功業於悠久而不在於一時之成敗利鈍然後知敗者乃其所以成也鈍者乃其所以利也觀夫

世忠邀擊兀朮之時駐軍青龍江灣海口其意即欲一鼓擒之及事不就遂移師鎮江其料敵其設伏若善射者之中的無毫髮爽然而不勝者失於智者之千慮也夫豈其罪哉世忠可謂出當時諸將一頭地者也君子烏可以一時之敗績而遂貶其功哉臣意世忠雖不能成功于一時而自是之後兀朮卒不敢窺江而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者誰之功也昔者張巡之守睢陽獨嬰孤城以寡禦衆力竭死賊識者謂其雖不能成功于一時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者巡之功也孰謂濟高宗之中興者不由于世忠江上之敗績耶

還趙鼎為翰林學士鼎辭不拜呂頤浩免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侍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誠堅臥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

之 卿見

發明

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此言國論雖不定但王不用善而淪胥以至於敗矣頤浩專權自恣惡聞善言而趙鼎上疏力劾畧無回隱由是改鼎翰林學士既辭不拜改鼎吏部尚書復辭不就然則頤浩以官加鼎者非公議也特恐其論已而以官陷之耳曾謂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鼎再疏劾之頤浩竟罷相位豈非君子和而不同者哉故夫書還趙鼎為翰林學士所以明其以官而相誘書鼎辭不拜所以嘉其不入於其黨書呂頤浩免所

以著其有過之可免綱目
是非之權衡此類是矣

廣義

分注云趙鼎論願浩過惡千餘言而高宗即從之以免願浩可謂勇於聞善矣大非寵信汪黃之日也中興之業其可望焉

留守司統制牛臯追敗金人于寶豐

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木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臯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

宋村

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

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岳飛襲金人

于靜安敗之

兀木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稅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稅道死邦光歸于劉豫岳飛邀擊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克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王綯罷○以翟興等為荆湖淮南諸路鎮撫使

分地處之

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蠭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畀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空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旣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靜州郭仲威爲真揚鎮撫使

金人圍楚州

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術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術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

趙立守楚州

侍御史沈與求論之也

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鎮撫使劉位為盜所殺

發明

劉位乃土豪耳既無折衝之才又無御衆之術以為鎮撫取敗之道也况

諸鎮擁兵自固有急不相救援未幾或為盜殺或為虜取皆不能保有土地以藩王室范宗尹之謀豈不誤哉直書滁濠鎮撫使劉位為盜所殺則位之有愧是職亦多矣

○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

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發明

黜陟之令人君所司浚人臣而行之不亦專乎然前書命浚便宜黜陟則是君既命之非專也雖然讒間之言難入而易惑苟非至明無疵者鮮不為其所移故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茲因議事不合由是罷黜萬安則浚聽德之聰豈不亦少虧哉噫浚以碩德重望尚以積疑而忌曲端則他人之劣於浚者其不信人之讒幾希矣罷之猶可他日殺之則又甚焉哉綱目直書浚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

戚方降于張俊秋七月以岳飛為通秦州鎮撫

使

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于張俊俊還盛言飛可用乃以為通秦鎮撫知秦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壯哉

發明

戚方降于張俊曷為加官岳飛蓋俊歸功于飛且因以薦之也雖然今日薦飛者俊也它日忌飛者亦俊也是何好惡之不倫乎然今日之薦飛者公義也他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日之害飛者私意也蕭何始薦韓信而終
妬韓信此小人之心始薦之者已之位尚
高於彼也終妬之者已之位反卑於彼也
位卑則讒忌之心生讒忌之心生則謀害
不之意作是以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焉耳
綱目特書于冊其所以謹微之意亦深切
著明矣

金兀朮引兵趨陝西

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
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禱其虛兀
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
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

兵命訛里朶
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
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去上京東
北千里徙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皓自
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
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發明

前已書金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
為重昏侯而此不書者不予夷狄之

廢中國也然二帝獨無罪乎二帝服為臣
虜偷生忍辱其罪已不言而可知矣綱目
書法如此猶為
中國諱之耳

建人范汝為作亂

時方艱食民從之者甚眾州遣兵出戰為所
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官軍大潰而遁
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
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太后至越州

○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于揚州敗死○

盧益罷○以桑仲為襄鄧隨郢鎮撫使

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
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

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論之曰
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非
還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
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
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
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
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
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

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
浹請立豫議遂定槿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
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
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
月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
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
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
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第益為北京留
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
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於豫而
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發明

立者不立也金舉號狄之也狄金則狄劉豫矣豫叛君背國君父於金

苟焉無耻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況區
區河南數郡而又為金立者乎豫之僭立
固無足言者自是而後削去其偽齊之號
而稱劉豫所以不予其為僭國也綱目誅
亂討逆之旨嚴矣

廣義

劉豫宋臣也其叛逆之罪固不可勝
誅矣然而金人立豫者不過分裂宋
之土地而與之亦非分已之所有也夫地
取於人恩歸于已金虜之黠有如是夫

光黃鎮撫使吳翊弃城走

以李成兼領光黃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歿之楚州陷

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鄴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眾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

趙立死節城不即陷者立之忠所維也

性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眾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

發明

書不進罪不急君也楚州受圍五月糧盡援絕其危甚焉光世受命救楚譬猶拯溺救焚疾之可也夫何頓兵不進遷延坐視其逆命不忠之罪著矣故書不進以深貶之趙立之守孤城竭力備禦中礮而歿可哀也已苟天假之以年則楚州安得而遽陷乎立乃武人目不知書前書起兵復徐州又書將兵勤王此書死之則其始終心宋切矣故綱目特以全節予之噫一武夫尚能全節如此矧當時士大夫之叛逆者寧無愧乎此綱目褒貶之至公書法之深意耳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於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

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侁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閣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

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較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發明

春秋莊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為

與讐戰雖敗猶榮也張浚是舉雖違眾議而有輕師失律之愆然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舉雖云敗績而其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前書治兵興元以圖中原此書帥五路之兵與金大戰則其復讐之義狗國之心表表然者夫豈因其功之不成而遂少貶之哉使天或祚宋其志得行華夏之氣寧不由是大伸乎觀綱目之所書則其予之之意蓋可見矣

廣義

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千古之善用人者莫過于兀木是誠勅敵也當

其將至之日諸將皆曰未可輕舉者必其鋒之未易當也然凡事本乎人情通乎物理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况行師之大事乎今也張浚平生興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脉生民休戚之所關也奈何執拘偏見不聽偏禪之說而致變起不虞反以敗衄之罪歸諸他人而使興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悔可勝言邪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然則為將者文事不可以不講

淮揚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敗歿○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南宋禍本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非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

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發明

秦檜之還，前史皆書秦檜歸自金為文綱目特書金人縱秦檜還者，狗名

責實也。蓋檜執于虜，守衛甚嚴，况自燕至楚二千餘里，踰河越隘，關津既多，檜之夫妻寧能高飛遠舉，駕空憑虛而歸之歟。此中賊檜陰主和議，見悅女真而佯縱之還耳。故綱目變文直書金人縱秦檜還，不以小人陰謀之故而遂與之曲諱，原情誅意，其旨嚴矣。當是時，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

始也故綱目於檜之還特書于冊者其謹於微之意深矣

廣義

金人以和議愚宋而秦檜首倡之故悅其說之合而陰縱其還也為此計者豈非金人欲堅其議乎高宗不察而反以檜忠朴過人惜哉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准寧鎮撫使馮長寧

叛附劉豫○十一月趙鼎罷

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為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謫于天下後世也

廣義

高宗當厄難之際以一言忤旨而罷國家柱石之賢臣可謂不知務者哉

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復陷涇原諸

州軍

金人既陷涇原遂取渭州鎮戎軍環慶叛將慕洵復引金兵陷環慶

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

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發明

長至之節遙賀二帝則高宗於天性之恩亦非怱然罔念者然卒致二帝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二
不還侵疆不復大讐不報王業偏安何耶
蓋由苟免之心勝姑息之政多而無憤悱
自強之志耳苟有人心者必思父兄妻子
陷溺窮荒冬至令辰弗克相會嗣是宵衣
旰食臥薪嘗膽積粟聚兵以圖恢復斯可
謂之大孝也今而隆之以虛禮飾之以虛
文則亦何益之有哉據事
直書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
巨盜往往窺覲桑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搗
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
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

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
立戰歿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
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
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
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
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
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張
浚以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

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
弃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
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
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

金人之不
得寇蜀子
羽之力也

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
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遠與關中聲援不相聞。
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
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
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
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
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
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
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
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
聚兵阨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
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
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
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歿之金婁

室卒

金人掠熙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
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
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捽以去。惟輔曰。死
大。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
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
不言而歿。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發明

金人之寇熙河。惟輔竭力守禦。及其
被執。捽之以去。觀其言曰。死大。斬即
斬。吾頭豈汝捽也。凜凜然忠義之氣。死而
猶生其志。可尚。故綱目以全節予之。至若

劉惟輔死
節

婁室之卒卽書于下者所以明天道昭然特假手以償猾夏之罪耳謂天道之遠而可忽邪後之伐人家國者可以鑒矣吁

定差役法

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卽至破家及卽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爲一保十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金人大索客戶拘殺之

金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旣立爲齊以舊河爲界恐陷虜者逃歸豫地故爾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沒喝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粘沒喝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發明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殺者殺無罪之詞客戶

者皆兩河之民不幸宋室陵夷淪沒夷狄
 又從而拘殺之抑何義乎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金雖夷狄是亦人類獸相食且人惡
 之何況驅兩河之平民肆無辜之殺戮耶
 是乃無惻隱之心安得謂之人哉此其終
 於夷狄而非中國禮義之主也綱目不曰
 索而曰大索不曰殺而曰
 拘殺所以直著其暴耳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二

